

新邵湘語小稱標記“唧”的語義演變及相關問題

周敏莉

江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提要 新邵湘語的助詞“唧”不僅能附在名詞、數詞、狀態形容詞、副詞等後，也能附在名詞短語、量詞重疊、數量短語、指量短語、動詞短語、各種形容詞短語甚至小句後，具有指“小”、凸顯“小”、凸顯狀態、緩和語氣的功能及表達滿意或戲謔等的感情色彩。“唧”的語義虛化機制有語義泛化、推理及主觀化。普通話、方言、古代漢語都有類似的小稱標記虛化現象。其語法化趨勢是向零形式發展，但是也有保留在部分固定結構中。主觀表小的“唧”與客觀表小的“子”、“崽唧”、“囡囡……唧”、“細”等一起構成了新邵方言的小稱範疇。

關鍵詞 唧、助詞、小稱標記、凸顯、語義虛化、小稱範疇

長期以來，學界對於小稱的認識和研究基本上局限於詞法層面，認為小稱的基本功能是表小，此外還有區別詞義、改變詞性或增添感情色彩等作用。但是，也有很多學者認識到小稱現象在句法層面的用法或意義，如熊正輝(1979)、黃雪貞(1982)、施其生(1997)、李如龍(2005)、石毓智(2005)、辛永芬(2008)、林華勇(2008)等。本文通過對新邵湘語助詞“唧”的語義和分布的考察，展現小稱標記“唧”的虛化軌跡，探求其虛化機制；再次說明小稱問題不僅涉及到詞法，還與句法有關，而且詞法平面和句法平面存在着糾結；運用“方—普—古”的方法，說明漢語小稱標記在演變過程中的共性；最後探討本方言的小稱範疇，深化對小稱義的認識。

一 助詞“唧”的小稱基本功能

新邵方言中，語素“唧[tɕi]”作為詞綴構成的名詞只有少數幾個，包括表示小孩子之義的名詞“細唧、細嘅唧、囡囡唧”；表示事物的名詞“伢唧男孩、妹唧女孩、崽唧崽子、鳥唧小鳥”；構成稱呼女性親屬長輩的名詞，如“姑唧姑姑、姨唧姨媽、嬭唧嬭嬭、大唧大嬭”；用於單音節的人名後，限於長輩對晚輩的稱呼，年齡小的平輩之間的稱呼(如“霞唧¹”)。另外還有不定量詞“滴唧、滴滴唧”。不過，語素“唧”在句法平面卻非常靈活，它作為助詞，位於其它詞或結構後面，表達小稱意義。

¹ 不是單音節人名和“唧”的直接組合。單音節的人名後有韻母的衍音。如“霞唧”實際上是“xia-a-ji”。

1.1 [指示代词+形容词]+唧

新邵湘语称代度量的指示代词有表示近指的“咯(势)这(么)”、表示远指的“嗯(势)那(么)”，它们修饰表示度量衡意义的正向性质形容词，如“咯久唧、咯势大唧、嗯远唧、嗯势长唧”等。“唧”的作用是把[指示代词+形容词]所表示的程度量往小里说，试对比：

- (1) 咯高嘅山，我何爬得上。这么高的山，我怎么爬得上。
(2) 咯高唧嘅山，我一下就爬上去了。就这么点儿高的山，我一下子就爬上去了。

没有助词“唧”时，指示代词重读以表示对程度的强调；有“唧”时，指示代词不能重读。表示往小里说的“唧”常与限定性范围副词“只、只有、劳共一共、劳只一只”搭配：

- (3) 劳共只咯多唧，下乞你担咕去哩。一共才这么点儿，都被你拿去了。

1.2 [指示代词+滴+名词]+唧

“滴”是新邵湘语的不定量词，助词“唧”后附于[咯滴+名词]和[嗯滴+名词]结构后表示该名词所指事物数量小，“咯滴N唧、嗯滴N唧”分别表示“这么点儿N、那么点儿N”：

- (4) 我买咯滴苹果。我买这些苹果。
(5) 我只买哩咯滴苹果唧，你就莫来跟我抢哩。我只买了这么点儿苹果，你就别来和我抢了。

例(4)“咯滴这些苹果”是和“嗯滴那些苹果”相对应，“咯滴”在于指别；例(5)“咯滴苹果唧”说明苹果不多，“咯滴”在于指小，因此它同样适宜于与限定副词“只”等共现(如例5)，而且“咯”还要重读以强调数量的少。

1.3 地点指示代词+唧

新邵湘语的地点指示代词有：咯里这儿、嗯里[n³¹li]那儿(远指)、嗯里[n⁵⁵li]那儿(更远指)，再加上疑问代词“哪里”。当它们没有后附“唧”的时候，一般指称大范围(也可以指称小范围)，但是后附“唧”以后，一般只指称小范围，如对“你到哪里去？”的回答一般是范围较大的地方(如“新邵、学校里”等)；对“你到哪里唧去？”的回答则一般是与说话者或听话者自身所处位置相近的小范围的地方(如“咯里唧、嗯里唧”等)。这也可以从它们与其他词构成的同位短语结构或偏正结构看出来，当指代大范围的地方时，指示代词后不加“唧”，反之则可加，如：

- (6) 新邵嗯里新邵那儿 / 我俚咯里我们这儿
(7) 嗯只电线柱子嗯里唧 / 嗯只电线柱子嗯里那根电线杆那儿

二 助词“唧”的小称扩展功能

2.1 凸显“小”

2.1.1 名词+唧

表示等级、地位、某方面程度等相对比较低的名词后常出现“唧”，表示比较高程度的名词后一般不出现“唧”。助词“唧”凸显级别或程度的低，常用在对比语境中，如例(8)“一般本科”与“重点”的对比，例(9)“相貌”属于已知的关注度低的信息，如：

- (8) 今年一般本科啲总考得起，重点就莫想哩。今年一般本科应该能考上，重点大学就别想了。
(9) 相貌啲还是要得，只看脾气好不好？相貌还是不错，只是不知道脾气好不好？

玩扑克游戏时，也会直接在数词后直接跟助词“啲”，其实这里数字代表一张牌，可以说是当成名词用，其后的“啲”往往凸显说话人主观上认为牌的数值小：

- (10) 先出只“三”啲把你。先出个“三”给你。

2.1.2 动宾短语+啲

主宾语位置上的动宾短语代表一个事件，动宾短语后的助词“啲”表明在说话人看来此事件是难度小的，“啲”凸显难度小，表示难度高的事件的动宾短语后不出现助词“啲”：

- (11) 动棋啲还是动得个人赢，打牌就连不晓得打得。下棋还能赢别人，玩牌就一点儿也不会。
(12) 其只晓得在屋里眼闲闭啲，连不出去做路。他只知道在家睡觉，一点也不出去做事。

2.1.3 一+动词结构+“啲”，就……

根据陈前瑞(2006)，动词前“一”的两种用法，其中用于非结句的“一”是完成体用法，可以表示事件的紧促发生，因此在“一……就……”这样的紧缩句中，“啲”凸显了前后两个动作的间隔短，如：

- (13) 饭一熟啲就把火关咭。饭一熟就把火关掉。

2.1.4 V倒V倒+啲……

“倒”是表示持续义的动态助词，“V倒V倒”表示持续的动态，常常用在连动句中，“在一动作行为的持续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新的情况”(王红梅 2005)。前一动作与后一动作之间时间上具有紧接性、连续性，助词“啲”凸显前一动作持续时间短，如：

- (14) 咯只天目倒目倒啲就黑咭哩。这天儿眼看着就天黑了。

2.1.5 “滴啲/滴滴啲”及其相关结构

滴(滴)啲 “滴”是新邵湘语的不定量词，相当于普通话的“些”或“点儿”。当“滴”修饰名词且重读时，大致相当于普通话的“点儿”，此时它有重叠式“滴滴”，表示的量更少。“滴”和“滴滴”都不能单独回答问题，必须后附助词“啲”形成“滴啲、滴滴啲”，这时“啲”是词缀。如：

- (15) A：你有好多苹果啲？你有多少苹果？
B1：我有滴啲。我有一点儿。 *我有滴。
B2：我有滴滴啲。我有一点点儿。 *我有滴滴。

滴(滴)+名词+啲 当“滴”或“滴滴”修饰名词表示很少的量时，助词“啲”要位于名词后，语义上指向前面的量词“滴”或“滴滴”以凸显小量，且“啲”一定要出现，如：

(16) 滴饭啲都吃不完。一点饭都吃不完。

(17) 其只有滴滴钱啲。他有一点点钱。

滴(滴)+形容词+啲 表示少量的“滴”和“滴滴”还可以修饰度量衡意义的正向形容词,表示很低的度量,这时,形容词后须附加助词“啲”,以凸显低度量,如:

(18) 咯只树只滴(滴)高啲。这棵树只有一点(点)儿高。

还可以在“滴”和“滴滴”前面加上指示代词“咯”、“嗯”进一步强调度量低,如:咯滴高啲这么点儿高、嗯滴滴远啲那么点儿远。当“滴(滴)+形容词+啲”或“咯/嗯+滴(滴)+形容词+啲”结构修饰名词时,“啲”后须加结构助词“嘅”,或者加上结构助词“嘅”后,把助词“啲”移位至名词后,如:

(19) A: 嗯只女嘅还有只滴大啲嘅老弟。那个女的还有一个很小的弟弟。

B: 嗯只女嘅还有只滴大嘅老弟啲。

2.1.6 囡囡+名词+啲

“囡囡啲”在新邵话中表示“小孩子”,“囡囡”还可以修饰名词,表示相对的小,助词“啲”在“囡囡+名词”结构后凸显小,如:

(20) 囡囡感冒啲不要去看医生。小感冒不要去看医生。

(21) 我只要一碗囡囡饭啲。我只要一小碗饭。

2.1.7 量词+名词+啲

由于“一”是最小的自然数,在宾语等位置的非定指的省略了数词“一”的量名结构蕴含着数量小的意思,因此这种量名结构后常出现“啲”以凸显数量“小”,如:

(22) 你今天上家钓哩条鱼啲吗?你今天上午钓到一条鱼吗?

2.1.8 名词+形容词+啲

“名词(X)+形容词(Y)”这一结构的意思是像X那样Y的,由于名词在形容词(度量衡义)所表示的性质方面程度很低,整个结构表示极低的程度,助词“啲”凸显这种低程度,如“手指脑长啲、眼屎高啲、手板宽啲”等。该结构在作谓语或补语结句时以出现助词“啲”为宜;作定语时,助词“啲”若出现,位置也有两种(同 2.1.5),如:

(23) 虱婆大啲嘅字我不喜欢。虱子大小的字我不喜欢。

(24) 其借哩一支手指脑长嘅笔啲。他借了一支手指长的笔。

2.1.9 “一下+啲”及相关结构

一下+啲 “一下”表示很短暂的时间,它后面的助词“啲”凸显时间的短暂。“一下啲”可做状语,也可做补语,做补语且动词后还有宾语时,助词“啲”可移到宾语后,如:

(25) 看一下电视啲，打一下牌啲，好哈嘞！看一下电视，打一下牌，好玩啊！

(26) 等我看一下啲电视啲。先让我看一下电视。

V 下啲 新邵湘语中，当动词后的数量短语中的数词是“一”时，“一”也常省略，“V 一下啲”可说成“V 下啲”，如：“看下啲、叫下啲”等，且这时“啲”的语音弱化成轻声。储泽祥(1998)中提到，邵阳话的动词一般不能重叠，……表示短时态，邵阳话主要用“V(一)下”或“V 下者”格式。新邵话里的“V 下啲”表短时态，相当于邵阳话的“V 下者”，“V 下啲”也可以说成“V 下”。

V 啲/V 啲 V 啲 伴随着“下”的语音形式进一步弱化，“V 下啲”还可进一步虚化成“V 啲²”，这时助词“啲”又变得不可或缺，“V 啲”还可重叠形成“V 啲 V 啲”：

(27) 其到外头走啲就会归屋嘅。他到外面走一会儿就会回家的。

(28) 你等啲等啲其就来哩嘅。你等一会儿他就会来的。

从“V 一下啲”到“V 下啲、V 啲、V 啲 V 啲”，助词“啲”从可现到必现，说明“啲”正在向短时貌助词的功能发展，不过这个过程的完成要等到衍音的完全消失。

2.2 凸显状态

2.2.1 凸显性质状态

BA 啲：焦干啲、央薄啲、憋淡啲、捞轻啲、清甜啲、冰浸啲

BA 里啲：俊生里啲、红刹里啲、绿霞里啲、轻猫里啲

AABB 啲：舒舒服服啲、慰慰贴贴啲、闹闹热热啲、糊糊涂涂啲

好 A 啲：好高啲、好长啲、好久啲、好大啲、好深啲、好重啲

BA 式、BA 里式、AABB 式形容词都是表示高程度，“好 A”中的“好”是疑问代词，A 是表示度量衡意义的正向形容词，“好 A”所表示的程度尚未可知，但它们加上助词“啲”后，状态更为凸显。这些格式里“啲”的出现与否比较自由，它们与相应的未加“啲”的形容词语法功能一致，可以直接作谓语、状语、补语等，作定语时要在名词前加结构助词“嘅”，这时“啲”也可位于名词前后，如：

(29) A：绯红啲嘅苹果最好吃哩。绯红的苹果最好吃了。

B：绯红嘅苹果啲最好吃哩。

“啲”的凸显状态功能还可以从包含指示代词的“咯/嗯一 AP/VP 法子啲”这种强调结构中看出来，该结构表示状态程度高，类似于普通话“这个 AP/VP 啊”、或者“那叫一个 AP/VP”等，中心名词“法子”意为“样子、情景、程度”，“啲”凸显这种状态，如：

(30) 只天咯一热法子啲。这天儿这叫一个热啊。

² 此时动词 V 后有衍音，后面的“V 啲 V 啲”也是如此。如果动词音节是元音韵尾，则衍音就是韵母的主要部分；如果动词以鼻音结尾，则衍音是鼻音尾之前的韵腹。

另外，疑问结构“好 A 啲”的回答可能有如下几种，助词“啲”的功能都是凸显状态：

指示代词+A+啲：咯高啲、嗯长啲、咯久啲、嗯大啲、咯深啲

有+好 A 啲³：有好高啲、有好长啲、有好久啲、有好大啲、有好深啲

冇+好 A 啲⁴：冇好高啲、冇好长啲、冇好久啲、冇好大啲、冇好深啲

当指示代词“咯、嗯”非重读时，例如“咯高、嗯高”指示客观的高度，往往这时还伴随着说话人的手势，“啲”凸显这个具体的高度。辛永芬(2008)提到河南浚县方言的“[多+A]儿、[不/冇+多+A]儿”结构(形式上类似于本方言的“好 A 啲”、“冇好 A 啲”)，小称“儿”具有往小里说的意味。应该说新邵湘语助词“啲”在这些结构里表小甚至凸显小的意味已不明显，一个形式上的依据是，与[冇+好 A 啲]意义相对的[冇+好 A 啲]结构也包含助词“啲”，可见，助词“啲”在这里只是凸显状态。

2.2.2 凸显数量状态

单音节量词重叠式+啲：餐餐啲、只只啲、天天啲、粒粒啲、回回啲、次次啲

“一+量词”重叠式+啲：A：一块一块啲、一坨一坨啲、一排一排啲、一本一本啲

B：一块块啲、一坨坨啲、一排排啲、一本本啲

单音节量词重叠式表示“每一”的意思，助词“啲”凸显这种数量状态，这种格式在句中主要做状语，做定语时，助词“啲”要后移到中心名词后，“啲”的凸显功能语义上还是指向重叠式，如：

(31) 我俚在咯里餐餐啲吃肉。我们在这里每一顿都吃肉。

(32) 其餐餐饭啲下要我煮。他每一顿饭都要我做。

“一+量词”重叠式表示一种具体的状态或方式，“啲”凸显这种状态或方式，作状语时，结构助词“嘅”可用可不用，如：

(33) 要学生一排一排啲(嘅)好式站好。要学生一排一排地好好地站着。

2.2.3 凸显动作的方式、条件状态

V 起(O)+啲 “起”是持续义动态助词，V 起(O)可以处于连动句第一谓语的位置，表示后续动作进行时的状态或方式，其后的助词“啲”凸显这种状态或方式，如：

(34) 其俚放起爆竹啲到奶奶屋里拜年。他们放着爆竹到奶奶家拜年。

V 倒 V 倒+啲/V 倒+啲 “V 倒 V 倒+啲”用于连动句的第一谓语，与上文 2.1.4 小节的“V 倒 V 倒+啲”不同的是，这里两个动作同时进行，“V 倒 V 倒”表示后续动作进行的状态或方式，助词“啲”凸显这种状态或方式。也可以用非重叠形式“V 倒啲”：

³ 此式的意义表示“有一定的程度”，如“有好高啲”表示有一定的高度，说话人主观上认为比较高。

⁴ 此式的意义表示“没多 A”，如“冇好高啲”表示没多高，说话人主观上认为不太高。

(35) 咯里唧溜不过，你要扶倒扶倒唧行。这里很滑，你要扶着走。

(36) 滴钱乞其傍倒唧用咕哩。那些钱被他偷偷地用了。

方式副词+唧 少量方式副词也能后附“唧”，凸显动作进行的状态或方式，如：

(37) 把书好式唧收起。把书好好地收起来。

(38) 咯滴鞋子下是我一手一摸唧做起嘅。这些鞋子都是我亲手做好的。

2.2.4 凸显时空状态

时间/处所/方位名词+唧 上家唧上午 明年子唧、清早唧、冬天唧、当下唧刚才；

喉咙眼里唧、边边上唧、门口唧、近边唧、正中间唧

助词“唧”跟在表示时间或处所方位的名词后，使时间或空间更为凸显，如：

(39) 行到路边边上唧去。走到路边上去。

(40) 明年子唧姆妈就好唸哩。明年妈妈就轻松了。

时频副词+唧 架势唧、将将唧、紧倒唧、要们唧、常寻唧

“时频副词+唧”结构直接作状语，助词“唧”凸显动作发生的时间或频度状态，如：

(41) 我将将唧考起，你就毕业哩。我刚刚考上，你就毕业了。

(42) 老弟常寻唧喊冇得时间打得电话得。弟弟经常说没时间打电话。

时间小句+唧 时间小句后的“唧”凸显主要动作进行时的时间状态，如：

(43) 等你吃完唧，电影早就放完哩。等你吃完，电影早就放完了。

(44) 把皮皮削咕唧再吃！把皮削了再吃。

2.2.5 凸显语气状态

能后附助词“唧”的语气副词主要有表示估测义的语气副词(如“大势唧、撞怕唧”)和一些本身有强调义的语气副词(如“千万唧、得们唧”)，助词“唧”使语气得到凸显：

(45) 咯时节哩其大势唧上班去哩。都这时候了，他大概上班去了。

2.3 缓和语气

“唧”的缓和语气功能只体现在含数量词的结构后，约数/约量结构所含有的不太确定的语义与“唧”的缓和语气功能相适应，因此，这种结构后常出现助词“唧”。确数/确量结构后的助词“唧”的缓和语气功能更明显，“唧”大致对应于普通话的“左右”，与施其生(1997)提到的汕头方言把数量往小里说的小称助词“圉呢、圉”的功能不一样：

约量/约数结构+唧

A：量+把+唧：只把唧、斤把唧、回把唧、下把唧、炮+把唧、万把唧

B：量+把+两+量+唧：只把两只唧、斤把两斤唧、回把两回唧、百把两百唧

- C: 两(几)+量+啣⁵: 两只啣、两斤啣、两天啣、两回啣、几下啣、几万啣
 D: 连续数量+啣: 五六里啣、三四千斤啣、七八百米啣、六七十米啣
 E: 其它约数/约量结构+啣: 十多岁啣

确量/确数结构+啣

- A: 数量+啣: 一步啣、四路啣、三口啣、炮+回啣、八道啣、一瓣啣
 B: 数量形+啣: 一丈高啣、五十里远啣、三千斤重啣、六百米深啣
 C: 数词+啣: 一百啣、三千啣、一万二啣、二十啣

缓和语气功能的“啣”所附着数量结构作谓语或直接充当宾语、补语⁶时,该结构所在小句一般是肯定句,如:

- (46) 咯只屋有两丈高啣。这间屋有两丈高左右。 *咯只屋冇得两丈高啣。

这是因为“啣”的缓和语气功能来源于凸显状态功能(具体原因下文分析),当“啣”凸显状态时,只能凸显具体状态,但是对具体数量结构的否定得到的是一个非具体的量,如“冇得两丈高”只能得到一个低于“两丈”的高度,但具体高度不可知,因此“啣”不能出现在包含具体数量否定的句子末尾。

表示缓和语气的“啣”只是就客观事实而言的,因此像“三四万斤”这样的大数量也可以后附“啣”。但是这种缓和语气功能毕竟还与小称义有关,因此,说话人主观认为性质或状态程度高的结构后一般不加“啣”:

- (47) 嗯眼塘好深! 那口塘好深! *嗯眼塘好深啣。
 (48) A: 其屋里到学校里冇好远,只炮里远啣。他家到学校没多远,只有十里左右。
 B: *其屋里到学校里就蛮远啦,有炮里远啣。
 C: 其屋里到学校里冇炮里远啣。他家到学校有十里远。

例(47)是极性程度副词修饰形容词的偏正结构,极性程度副词“好”表示主观上认为程度极高,例(48)同样的“数量形”结构,与“只”同现时(例 48A),说明主观上认为数量程度小,“啣”凸显小;例(48C)客观判断具体数量状态,“啣”缓和语气;例(48B)之所以不成立,是因为“蛮远”表明说话人主观上认为“炮里远”是个大数量,因此不能后附含主观小称义的“啣”。

另外,刘纶鑫(1991)提到,江西上犹社溪话(客家话)里的词缀“子”可用在数量词后一起修饰名词(如“两斤子布”),而新邵湘语虽然数量词或“数量形”结构作谓语时可直接后附“啣”,但当它们修饰名词时,“啣”只能位于名词后,如“三四万斤沙子啣”。

2.4 表达感情色彩

2.4.1 表达喜爱或满意的感情色彩

助词“啣”可表达喜爱或满意的感情色彩,在表示厌恶对象的名词后不出现“啣”:

⁵ 当数词是“百、千、万”等位数词时,也可以进入此处ABC三种结构。

⁶ 补语为“一+量词”结构除外,如“冇去一回啣”中,“一回”后的“啣”凸显数量的小。

(49) A: 咯只兔子啲还是蛮逗爱嘅。这只兔子还是蛮可爱的。

B: 咯只兔子讨厌不过。这只兔子很讨厌。

上文提到的“BA式形容词”后有没有助词“啲”，会形成感情色彩上的对立。例(50A)有助词“啲”，对于“啲饱”这种状态，说话人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这种状态正好合适；而例(50B)没有助词“啲”，说话人认为“啲饱”的状态不太合适。

(50) A: 其呷倒啲饱啲嘅，一下就睏着哩。他吃得很饱，一下就睡着了。

B: 其呷倒啲饱嘅，连睏不着。他吃得很饱，怎么也睡不着。

新邵湘语还有一种描绘事物的具体状态的量词重叠式，如：“块是块嘅啲、本是本嘅啲、排是排嘅啲”等，助词“啲”凸显了这种状态，往往还带有喜爱或满意等强烈的感情色彩；如果没有“啲”，则带有不满、不喜欢之义，如：

(51) A: 滴肉切倒坨是坨嘅啲，最好炒菜哩。这些肉切成一块一块的，最好炒菜了。

B: 滴肉连冇切得好，坨是坨嘅。这些肉一点儿都没切好，一块一块的(不是一小片一小片的)。

2.4.2 表达戏谑、诙谐、调侃的感情色彩

助词“啲”用在由动词的广义受事论元充当的次话题后，表达戏谑、诙谐、调侃的感情色彩，如：

(52) 其眼镜啲戴起，皮鞋啲穿起，味不过！他戴着眼镜，穿着皮鞋，高兴得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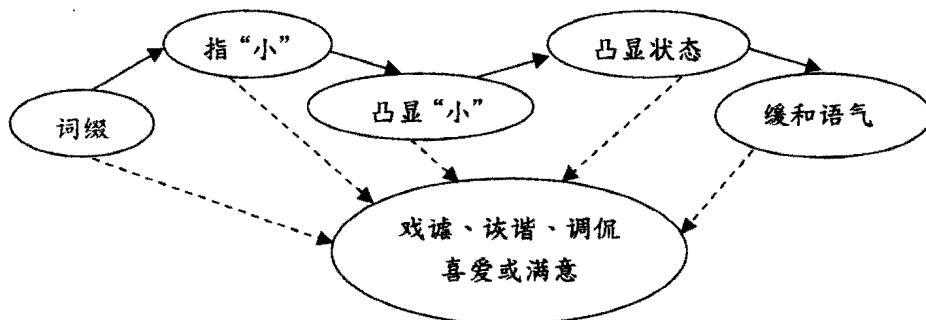
再如，例(53)的“只村长啲”这种结构用于自己有自谦之意，用于指别人则往往有蔑视、不以为然之意。

(53) 当只村长啲有么子了不起嘅啊。当个村长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三 助词“啲”的语义虚化机制及语法化趋势

3.1 语义虚化机制：语义泛化、推理、主观化

助词“啲”的语义功能虚化过程大致如下图所示，主要涉及到的虚化机制有语义泛化和推理及主观化。



语义泛化指词语在保持越来越少的原有语义特征的情况下,不断产生新的使用方式并将越来越多的对象纳入自己的指称范围(刘大为 1997)。助词“唧”从本身具有指小功能发展到凸显“小”再到凸显不限于“小”的其它状态,其信息量的大小存在着依次反向衍推的关系,即:指“小”←凸显“小”←凸显状态。“唧”语义功能不断拓展,语义不断泛化。

从凸显状态到缓和语气,主要是推理或基于语境的重新分析。一个语素从它原有意义的隐含义里获得一个新义,原有的意义促使听话者自然地做出某些推理,这种推理得来的意义逐渐规约化为该语素的字面义(Traugott & Konig 1991、Heine et al. 1991 和 Bybee et al. 1994)。当“唧”凸显一些外在的或易见的状态时,它可以理解成“……的样子”⁷,如“咯朵花绯红唧。”这时含助词“唧”的结构是对事物从外在样态上做出判断,那么这种判断可能真也可能假,试比较下两句,(54A)陈述一个客观事实,(54B)则融入了说话者的主观判断,事实上“他”可能真的很不高兴,也有可能只是装的,总之,这句话隐含了说话人的这样一种判断,即“他可能很不高兴”、“他好像很不高兴”。“可能、好像”等都是表不很肯定的语气。

(54) A: 他很不高兴。

B: 他很不高兴的样子。

同样,数量结构后的助词“唧”在凸显数量状态的同时,也隐含有说话人根据外在特征对数量的主观判断,因此,“唧”也能削弱确定的语气。在形式上,具有缓和语气功能的“唧”也常与表示主观推测的语气副词“大概、总”等共现,如:

(55) 嗯只老子古大概有七十岁唧。那个老头大概有七十岁左右。

主观性指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参看 Lyons 1977)。“主观化”则是指语言为表现这种主观性而采用相应的结构形式或经历相应的演变过程(沈家煊 2001)。小称助词“唧”的语义虚化过程也伴随着主观化,凸显功能和缓和语气功能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另外,助词“唧”在指“小”、凸显“小”、凸显状态或者缓和语气的同时,还可能带上喜爱、满意或者戏谑、诙谐、调侃的语用色彩。

3.2 助词“唧”的语法化趋势

随着小称助词“唧”的语义虚化,它适用的语境越来越宽泛,句法位置越来越灵活。“唧”不仅能附在名词、数词、状态形容词、副词等后,也能附在量词重叠、数量短语、指量短语、动词短语、各种形容词短语甚至小句后。这充分说明小称问题不光是词法问题,还涉及到句法。Hopper & Traugott(1993)的语法化单向性演变序列为:实义词>语法词>附着成分>屈折词缀>(零形式),新邵湘语的助词“唧”就处在从附着成分向零形式发展的过程中。当它附着在“指示代词+形容词”、“指示代词+滴+名词”及地点指示代词等的后面指小时,这些结构的小称形式与非小称形式构成语义上的对立,助词“唧”不能随意添加或删除。而助词“唧”凸显“小”时,除了一些含量词的结构后的“唧”不能删除外(如“滴滴+名词+唧”等),其它词或结构后的“唧”大都能自由隐现。凸显状态时“唧”的隐现更自由。

⁷ 再如江西黎川话的“AA式儿”也表示“有点儿A的样子”。(颜森 1989)

这一方面是因为本方言中要表达凸显功能还有其它的形式手段(如重音等),另一方面也是“唧”语义虚化的必然结果。不过,助词“唧”的完全消失还是需要一个过程,它可能以演变为其它功能成分的方式保留下来,如上文提到的正在向短时助词发展的“唧”;另外,也可能保留在某些词或结构中,成为构词或构成结构必不可少的成分,如在“碎V子唧”(如“碎看子唧”)、“二A/V子唧”(“二凶子唧、二肯子唧、二怕子唧、二打子唧”)、“AA里唧”(如“憨憨里唧”)这些能产的结构里⁸,助词“唧”的凸显状态功能都语法化成了结构内成分。这些情况一方面说明了汉语里词法平面和句法平面有时确实难以划清(施其生1995);另一方面也表明助词“唧”在语法化过程中的复杂性、曲折性。曹逢甫、刘秀雪(2008)曾提出,小称词“F阶段(助词)的小称语意用法,是基于语法化理论的假设,但是确认方言助词与小称词是否明确相关,目前仍有困难。”本文的“滴滴唧、滴滴唧、囡囡唧”既能单用,它们修饰名词或形容词时又能把中心成分插入其中形成“滴(滴)N唧、滴(滴)A唧、囡囡N唧”的用法似乎能为助词与小称词相关提供一点启示。

四 助词“唧”语义演变的“方—普—古”检视

小称标记的语义虚化现象具有某些普遍性。Jurafsky(1996)总结了小称语义的跨语言共性,其中就涉及到强调或凸显功能,如Mex. Spanish语的非小称形式“ahora”表示“now”,而相应的小称形式“ahorita”则表示“just now, right now”;曹逢甫(2006)总结汉语小称词语意演变也包括“表轻微弱小之形容词、副词或动词,尤其是其中牵涉到重叠词者”阶段和“助词”阶段。王媛媛(2008)指出,汉语南方方言“儿”类标记词可以虚化为“级别低、时间短、数量少、程度轻”等的标记。本文认为,新邵湘语小称助词“唧”的语义虚化有一定的典型性,汉语方言、普通话和古代汉语中存在着相似的小称义扩展现象。

4.1 汉语方言视角

4.1.1 湘、赣、客方言的“唧”或“子”

湖南境内的衡山、衡阳、益阳、新化、祁阳、邵阳、浏阳、涟源、湘潭、株洲、湘乡、娄底、冷水江甚至包括东安在内的一些方言中都有一个功能相似的助词“唧”⁹,卢小群(2007)对其用法进行了总结。另据昌梅香(2007),江西吉安地区的安福等地、宜丰、宜春、萍乡等也有功能类似的“唧”的分布。

湖南方言中还有一个小称标记“子”,也存在与“唧”相对应的语义功能。以李永明(1991)湘语长沙方言为例,该方言的“子”除了作为小称词缀构成名词以外,还可以作助词强调时间短(如“一下下子、想下子”)、程度量小(如“点点子”)、表估计(如“五件子、天把子”)、凸显(如“断黑边子、咯高子”)等。

谢留文(1991)南昌县(蒋巷)方言的名词“子”尾可用在形容词重叠式后,相当于普通话的“儿”,如“慢慢子走”;用在指示代词“进、狠”加形容词结构后,表示程度轻,如“进多子、狠长子”;用在数量结构后,表示数量小或大致的数量,如“七八年子、尺把子”。

项梦冰(1997)连城客家话里白读的“子”尾可以加在表示级别的名词后,表示主观上的小,如:科长子;加在数量词后表示少,如:一碗子饭;加在“这/解+形容词”结构后,表示程度适中或不够等,如:这薄子、这久子;加在AA式状态词后,表示程度适中,有喜爱的色彩,如:靓靓子。

⁸ “碎V子唧”表示慢慢地做某事;“二A/V子唧”表示有点儿A/V。“AA里唧”表示有点儿A,A的程度适中。

⁹ 俗字写作“唧(罗昕如1998等)”、“几(彭兰玉2005)”、“叽(李润波1991)”等。本文为便于比较,按比较通行的写法暂时都记作“唧”。此处参考了1998-1999《湘方言研究丛书》等,具体参考文献不再一一列出。

4.1.2 闽语的“团”

李如龙(2005)指出, 厦门话的“团”后缀还可表示体积小, 数量少, 情状微弱, 如: 细汉团小时候、淡薄团有点儿、三两滴团一两点; 表示时间不久长, 处所不遥远, 语根为时间词或方位词, 如: 昨日团、即位团这边儿; 表示轻微、缓慢的动作和情状, 语根可以是形容词、动词和其他谓词, 如: 细腻团(做), 慢慢团(行); 此外也可以表示喜爱或憎恶的感情等。

4.1.3 粤、闽语等的“儿”或“仔”

邵慧君(2005)指出, 在粤西这片粤语小称“儿”尾比较发达的地区, 小称词尾“儿”随着语义的虚化, 小称范畴不断渗透到其它词类, 诸如形容词、动词、副词等, 用来表示程度减轻、动作轻微或短暂、语气缓和等语法意义。另外, 颜森(1989)黎川方言的“儿”可用在形容词重叠或“重叠式状语+动词”结构后, 如: “眯眯儿、侧侧坐儿”等。《温州方言词典》中也收有“该下儿这时、许厘儿那一点儿、水蓝儿天蓝色、扣门儿刚好、恰两恰儿恰好”等。

林华勇、马喆(2008)提到广东廉江粤语里的小称助词“仔”可以位于名词或临时量词后, 表示年龄小、职位低、容量小, 如“妹妹仔、班长仔、碗仔”等, 位于数量词后, 把数量往小里说, 如“两条仔鱼”等; 位于VV后, 表示动作持续时间短, 如“行行仔”; 位于形容词重叠或“副词+形容词”结构后, 表示程度降低、语气缓和, 如“湿湿仔、好高仔”等。另外, 黄丁华(1958)闽南方言的“仔”、林连通(1988)福建永春方言的“仔”都有某些类似的助词用法。

4.2 普通话视角

石毓智(2005)指出, 普通话的小称标记“儿”所附着的词类也不限于名词, 包括地点和时间名词的儿化, 指示某一具体的时间点或方位点, 如: 今儿、这儿、那会儿、多会儿; 形容词重叠式的儿尾, 加强有关性质程度, 如: 好好儿、和和气气儿的、胖乎乎儿; 数量副词的儿化, 如: 一下儿、有点儿、一块儿、一边儿; 部分短时动词的儿化, 表达动作的较短的时间或动量的“小”等, 如: 玩儿、颠儿跑、膈儿死。

4.3 古代汉语视角

名词后缀“子”自中古以降, 有时还可附于动词或指代词后组成新词, 蒋冀骋(1991)认为, 这种用法扩大了“子”的使用范围, ……是汉语史上应该注意的事。梁晓虹(1998)通过考察禅宗典籍中“子”的用法, 发现虚语素“子”在近代汉语中, 除了作为名词后缀, 还有许多其它用法, 一是可以附在数量结构后, 有时也可缀于动量词后, 如:

(56) 一生子 只劫剥得一生子合眼了。(《大慧普说》卷四)

(57) 一下子 上堂, 良久云: 汝诸人在者里, 不可须得多言多语也。也知者一下子好也, 大难得人。(《雪峰录》卷下)

袁宾(1992)也提到“子”可以附在数量结构后, 举有“一段子、一群子、两块子”等例。

二是“子”可以作副词后缀, 如:

(58) 恰好子 撞得恰好子。(《雪岩录》卷上)

三是“子”还可附于动词后, 整个结构作状语, 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地”, 如:

(59) 低声子 祥和子来耳边低声子说，怕人笑他下得语不好，盖得失心未忘。(《大慧普说》卷四)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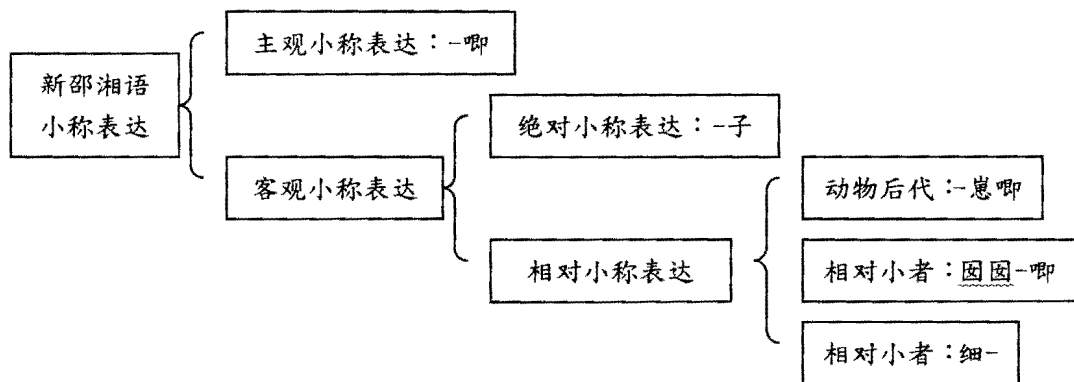
其实上面三种情况都是“子”作为助词的用法，说明在近代汉语中，一部分“子”已经开始虚化，即从词缀虚化为助词。

五 余论：新邵方言的小称范畴

本文主要针对小称助词“唧”这一个词的语义演变进行了讨论，但是曹逢甫、刘秀雪(2008)指出，就一个语意放射范畴而言，语意包含广阔，单一语言可能采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不同的放射或演变阶段。这促使我们思考，新邵湘语的小称范畴还有哪些表现形式？它们与小称助词“唧”有什么关系？参照曹逢甫(2006)提出的汉语小称词语法化的六阶段表和曹逢甫、刘秀雪(2008)所附的小称词田调字表，我们对新邵湘语进行了调查。

新邵湘语的小称表达除了“唧”外，主要还有以下几种形式：“子”主要用来构成表示本身较小的事物名词(如“烟子烟、镰子镰刀”等)，或者作名词化标记(如“瘦子、担子、块子煤块”等)；“崽唧”主要表示动物中的幼小的，如“猪崽唧、鸟唧崽唧”，还可以表示少数植物或器物中的小的，如“松树崽唧、剪刀崽唧”等；“囡囡……唧”这个嵌入式结构主要表示相对的小，如“囡囡电视机唧”、“囡囡鸟唧崽唧唧”；“细”虽然也表示相对的小，但较“囡囡……唧”少用，一般用在长幼的次序时，如：细姑唧、细姨唧。

张黎(1997)指出，语义范畴的再分类是语法研究深入的表现之所在，同时也为在句法形式上找出同各小类相对应的句法标志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结合以上分析，我们把新邵湘语的小称语义范畴分类如下：



参考文献

- 曹逢甫. 2006. 〈语法化轮回的研究——以汉语鼻尾音/鼻化小称词为例〉, 《汉语学报》2。
 曹逢甫、刘秀雪. 2008. 〈闽语小称词语法化研究——语义与语音形式的对应性〉,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9.3。
 昌梅香. 2007. 〈江西吉安赣语“吼”后缀研究〉, 《广西社会科学》10。
 陈前瑞、王继红. 2006. 〈动词前“一”的体貌地位及其语法化〉, 《世界汉语教学》3。
 储泽祥. 1998. 《邵阳方言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¹⁰ 以上四个例句均转引自梁晓虹《禅宗典籍中“子”的用法》，见《古汉语研究》1998年，(2)，54-55页。

- 黄丁华. 1958. 〈闽南方言的虚字眼“阿”和“仔”〉,《中国语文》1。
- 黄雪贞. 1982. 〈永定(下洋)方言形容词的子尾〉,《方言》3。
- 蒋翼聘. 1991.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龙. 2005. 〈闽语的“团”及其语法化〉,《南开语言学刊》1。
- 李润波. 1991. 〈试谈湘方言的词尾缀“叭”〉,《湖南地方志》1。
- 李永明. 1991. 《长沙方言》。长沙: 湖南出版社。
- 梁晓虹. 1998. 〈禅宗典籍中“子”的用法〉,《古汉语研究》2。
- 林华勇、马喆. 2008. 〈广东廉江方言的“子”义语素与小称问题〉,《语言科学》6。
- 林连通. 1988. 〈福建永春方言的“仔”尾〉,《中国语文》2。
- 刘大为. 1997. 〈流行语的隐喻性语义泛化〉,《汉语学习》4。
- 刘纶鑫. 1991. 〈江西上犹社溪方言的“子”尾〉,《中国语文》2。
- 卢小群. 2007. 《湘语语法研究》。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罗昕如. 1998. 《新化方言研究》。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彭兰玉. 2005. 《衡阳方言语法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邵慧君. 2005. 〈广东茂名粤语小称综论〉,《方言》4。
- 沈家煊. 2001.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4。
- 施其生. 1995. 〈论广州方言虚成分的分类〉,《语言研究》1。
- 施其生. 1997. 〈汕头方言量词和数量词的小称〉,《方言》3。
- 石毓智. 2005. 〈表现物体大小的语法形式的不对称性——“小称”的来源、形式和功能〉,《语言科学》3。
- 王红梅. 2005. 〈汉语方言表持续的动词重叠〉,《语言研究》3。
- 王媛媛. 2008. 〈南方方言“儿”类标记词虚化现象研究〉,载《21世纪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新探索——第三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 项梦冰. 1997. 《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北京: 语文出版社。
- 谢留文. 1991. 〈南昌县(蒋巷)方言的“子”尾和“里”尾〉,《方言》2。
- 辛永芬. 2008. 〈河南浚县方言形容词短语的小称儿化〉,《语言研究》3。
- 熊正辉. 1979. 〈南昌方言的子尾〉,《方言》3。
- 颜森. 1989. 〈黎川方言的仔尾和儿尾〉,《方言》1。
- 游汝杰、杨乾明. 1998. 《温州方言词典》。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 袁宾. 1992. 《近代汉语概论》。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张黎. 1997. 〈关于语义范畴——意合语法讨论之二〉,《汉语学习》4。
- Bybee, Revere Perkins and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ü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urafsky, Daniel. 1996. Universal tendencies in the semantics of the diminutive. *Language*, 72.3: 533-578.
- Lyons, J. 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Ekkehard König. 1991. *The semantics-pragmatics of grammaticalization revisited*.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vol. 1), ed. by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and Bernd Hein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89-218.

The Semantic Change of Diminutive *ji* and its Related Problems in Xinshao Xiang Dialect

ZHOU Minli

Abstract The auxiliary word *ji* in Xinshao Xiang dialect can not only be added to nouns, numerals, state adjectives, adverbs but also to noun phrases, quantifier reduplications, quantitative phrases, demonstrative pronoun-quantifier phrases, verb phrases and even adjective phrases and clauses. It can indicate that something is small and it also can highlight the smallness of something, or emphasize the state. Furthermore, it can soften the mood and express emotional coloring such as satisfaction or jocosity, etc. The semantic bleaching mechanisms of *ji* include semantic extension, reasoning, and subjectification. The similar phenomena of grammaticalization of diminutive also exist in Mandarin, modern dialects, and ancient Chinese. The diminutive *ji* tends to be grammaticalized to zero form, but in some fixed structures it still remains. The diminutive category of Xinshao Xiang dialect is composed of *ji*, *zi*, *zaiji*, *nene*.....*ji*, *xi*, etc. Among them, *ji* expresses smallness from a subjective view, and the other four from an objective view.

Keywords *ji*, auxiliary word, diminutive, highlighting, semantic bleaching, diminutive category